

小倉山房詩文集

冊十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錢唐袁枚子才

書鄂人對後

唐鄂人剔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

誅律無明文非先王之闕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僞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爲孝者將誅其僞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卽此意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然彼之制行旣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其理微矣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

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
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
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
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
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
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
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
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
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
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
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
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
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鄧都論後

鄧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訾史遷嘻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旣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爲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爲苛暴卽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爲天下快庶幾曉然於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爲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爲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稽其所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淺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於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爲勢無如何而竟以爲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亶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廬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爲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曆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

百姓之自爲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并而乃俱才出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并隙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啓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下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髦荒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弑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戍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爲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強侵弱衆暴寡諸侯蠶食

大夫兼并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數四十曰分趙氏之田爲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并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爲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并非秦之所能爲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鎮事更易焉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有君秦雖暴不能毒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爲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疆索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紈袴之子弟卽椎埋之武夫也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并無其道漢興矯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寵愛子

也牢籠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國宋襄徐偃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訾其成規奚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卽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

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卽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胄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於畝畝膠鬲於魚鹽傳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并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子之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跼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邈世無聞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刪六經

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蓄畬尺土無曠故十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爲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爲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恆虞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雜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曰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無其事而誣之讒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爲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挾曖昧制宰相也亦不宜因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遷怒潞公因潞公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甚密進奉甚秘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宦寺訪求於捷徑則介亦行險徼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得爲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爲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於閫宮闈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丙吉笞官婢誣汚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薦富弼亦爲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譽魏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儇鈴閣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爲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爲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

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焉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對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於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於昏義矣女御女史典婦命婦見於周官矣卿大夫家尚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於春藁者爲婢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爲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而概呼以婢哉滕達道用官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誤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寬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略知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許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纔十

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庸習氣大概爾爾介後受制於王安石一無建明
聲名減於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災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
也善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盡懷險詖覆邦家也以其趨尚狹促
以自異爲不羣以阻議爲出衆故孔子以硜硜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
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翱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
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
惻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善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
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卽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
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
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割愛絕欲而遊於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鬻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哀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諱不已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童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於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言當大任而不懼卽齊王反掌之意翺誤認爲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

而已矣奚稱爲孟子然則習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汚而爲泥沙鬱而爲煙霾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於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於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填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

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食無害惟廉察之人爲毒最甚是何言歟曰予不見夫犬馬乎芻廩羶盆受人畜養可謂食矣然而利於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於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於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於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

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麤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郢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於寧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夫凌誅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王以聚蝎爲樂此其證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於我而我之廉名乃播於遠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覲之傳後